

歷史空間

滄桑歷盡歎「拙政」(下)

張衍榮

穿過「秫香館」西邊的洞門，便來到中部園區。這裡是拙政園的精華所在，面積僅有十八畝，且大部分是水面，卻集中建有遠香堂、玉蘭堂、香洲、海棠春塢、見山樓、聽雨軒等若干庭院式、半庭院式景觀，以及荷風四面亭、雪香雲蔚亭、塔影亭等十餘座觀景亭。很顯然，這些才是真正的「主子」。遊客們只有走到這裡，才可以見到大大小小的「主子」。

「主子」們依水佈局，層次分明，形體各異，高低錯落，尊卑有序，可謂歎為觀止。如此眾多的「主子」呆在一起，不用說，這裡的主題便是「園居」了。為「園居」領銜的名叫「遠香堂」。我們遊覽到這裡時，導遊介紹說，它不僅是中部園區的主體建築，更是拙政園的主體建築，園中所有景觀都是圍繞它展開的。

仔細看去，它前呼後擁，無論設計理念、區位安排、地位陣勢，還是建築式樣、細節處理、藝術風格，果然都有些不凡響。

它位於水池南岸，因荷香而得名，是一座乾隆時建於原「若墅堂」舊址上的四面廳，既是傳統意義上的古典建築，又別開生面；

它面闊三間，伴水而建，結構精巧，處理細膩，四面皆是落地玻璃窗，可從裡向外看到四圍景色，逢夏日，荷風撲面，清香遠送，又是賞荷的絕佳之處；

堂內陳設精雅異常，廳門正中有匾額一塊，上書「遠香堂」三字，乃文徵明親題。

堂東有「梧竹幽居」、「海棠春塢」等景點相伴。

「梧竹幽居」四周白牆開有四個圓孔洞門，洞環洞，洞套洞，在不同的角度可看到重疊交錯的分圍、套圍、連圍的奇特景觀，匾額乃文徵明題書。從「梧竹幽居」向西遠望，還可看到著名的報恩寺塔。「海棠

春塢」是一座獨立小院，造型別致，院內植有海棠兩株，地面有海棠花圖案，係用紅、白、青三色鵝卵石鑲嵌而成。此外，還有小山一座，山上建有「繡綺亭」。

堂南配以各具情趣的「聽雨軒」、「嘉賓亭」和小池、假山、竹林等人文景觀。其「雨打芭蕉聲不同」，蓋因聽雨人心態各異之故。

堂西有「玉蘭堂」、「香洲」為鄰。「玉蘭堂」是封閉的幽靜庭院，堂舍高大寬敞，院落小巧精緻。南牆高聳，爬滿籐草，牆下築有花壇，植天竺和竹叢，配湖石數峰，景色優美，花香宜人。「香洲」為舫型結構，有兩層樓閣，通體高雅灑脫，是文人理想與情懷的寄託，其身姿倒映水中，愈顯纖麗雅潔。

堂北隔荷花池與對面東、西兩山島相望。兩山以溪橋相連，東山建有「待霜亭」，山上卻遍植花草樹木，岸邊則灌木眾多，偏偏是生機一片。西山則有與之相對應的賞梅處「雪香雲蔚亭」，可文徵明卻反其道而行之，在正對遠香堂的兩柱上題寫耐人尋味的抱柱聯，云：「蟬噪林愈靜，鳥鳴山更幽」。亭中央所掛「山花野鳥之間」匾額，乃元代大畫家倪雲林題寫。

水池中央還建有「四壁荷花三面柳，半潭秋水一房山」的「荷風四面亭」，由此過亭西曲橋，向北轉可到達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「見山樓」。

此外，值得一提的還有「歲寒三友」之「松風水閣」（又名「聽松風處」）以及廊橋「小飛虹」、水閣「小滄浪」等。可想而知，居住在如此一個優美仙境的溫柔鄉裡，誰還會不滿足，偏要生出那份「雄心」來惹是非生非嗎！這，恐怕也就是王獻臣們所要的「藝術效果」了。

告別這一班「主子」之後，我們來到西部園區。

西部原為「補園」，面積約12.5畝，水面迂迴，佈局緊湊，亭台樓閣依山傍水而建，明顯屬於「拙政」的配套工程，主要建築有「三十六鴛鴦館」、「與誰同坐軒」等。

「三十六鴛鴦館」是當年園主宴請賓客和聽曲的場所，方型平面帶四耳室，廳內以隔扇和掛落劃

分為南北兩部，南部稱「十八曼陀羅花館」，因山茶花而得名，北部叫「三十六鴛鴦館」，因臨池曾養三十六對鴛鴦之故。「三十六鴛鴦館」是古建築中的一種鴛鴦廳形式，廳內陳設考究，極具華麗。晴和之日，由室內透過藍色玻璃窗朝外觀看，景色猶如一片雪景。館內頂棚採用拱型，既彎曲美觀，又利用弧形屋頂反射聲音，增強音響效果，使得餘音繞樑，經久不息。

「與誰同坐軒」造型非常別致，成折扇狀。蘇軾有詞《點絳脣》，詞中云：「與誰同坐？明月、清風、我」，因此取名「與誰同坐軒」。此軒依水而建，平面為扇形，屋頂、軒門、窗洞、石桌、石凳及軒頂、燈罩、牆上匾額、半欄均成扇面狀，故又稱作「扇亭」。遊人至此就會想起蘇東坡，並油然感到這裡可賞水中月，可得清風之爽。

看到這裡，我忽然想到《韓熙載夜宴圖》，飲酒聽曲也好，吟詩賞月也罷，說白了，這裡不就是個假借縱情聲色以掩人耳目的地方麼！

與「夜宴圖」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的「補園」還建有留聽閣、宜兩亭、倒影樓、水廊等其它建築。

遊程結束，走出拙政園時，遊客們仍讚歎不已。

那麼，骨子裡呢？為了一個言不由衷的所謂「拙政」，費盡心機弄出偌大一座園林，「總設計師」文徵明意味深長地說道：「爽借清風明月，動觀流水靜觀山」，這是不是「官場文化」與吳越文化在斯時斯地的一個絕妙結合呢？



「遠香堂」四面皆是落地玻璃窗，可從裡向外看到四圍景色。 網上圖片

古今談

電視上的錯字

電視播送節目，經常會打出文字說明。這是好事，因為光靠耳朵有時聽不清楚，或是因為語言習慣（普通話或廣東話），或是因為說話的人速度太快，來不及一一聽清楚那急口令。

不過，打出來的文字，也常常出錯。

有些是簡單的錯，例如同音字。有一天，說將介石如何「走上權利頂峰」，這個「利」字，應該是「力」，權力，不是權利。「利」與「力」普通話同音，廣東話則不同音。有同音的因素，打字的時候就難免匆匆一下手出錯。

這一類簡單的錯字，看的人容易看出。

有一些字，往往由於繁體、簡體的轉換而來。有一天見到「後髮制人」，中間的「髮」，應該是「發」。簡體字是不是把「髮」「發」當成一個字，如果是，看來也有些問題。

有一天見「社會略影」，第三字應是「掠」。不久當這個詞再出現的時候，已改正為「掠影」。可見前一

吳羊壁

字之錯，是匆忙中的技術性出錯。有一天見出現「無可口非」，這可要說一聲「非也」了。第三字應是「厚」，無可厚非。不過也可以爭論，說「口非」也是一種非，語氣重了就屬「厚非」。

日本現任首相菅直人，這個「菅」字，中國人很少用入姓名。人們也往往把「草菅人命」讀成「草管人命」。菅管二字相似，易相混。菅是一種二三尺高的植物，「草菅人命」表示對人命太不尊重。不過這樣的錯誤出現已不多。

有些字，就有爭論了。往往有爭論的兩個字都不算錯。例如「汲」與「吸」，「甦」與「蘇」等。汲是取水，吸是吸收，說「汲水」的時候當然用「汲」，說「呼吸」的時候當然用「吸」。但是說「汲取」、「吸取」，意思就近似了。或許說，由個人的習慣去運用好了。

「坐鎮」與「座陣」，同音，但似乎不是一個詞的不同寫法。可以說某某人「坐鎮一方」，可以說打仗時某某人「座陣」。不過「坐鎮」的概念應該是廣闊一些，「座陣」的概念應該是狹小一些。

「復甦」、「復蘇」，哪一個對？原來都對。「蘇」本來應是「蘇」，現在通用「蘇」。

有一些常用人名字的字，我覺得最好不要簡化，因為在人名中，不容易判別那個字本來是不是有繁體。將來日子長了弄不清楚到底此人本來是哪個字了。像陳雲，現在如果用簡體陳云，我仍很容易想到是陳雲。可是百幾年後，就得查一查才知道他是雲或云了。

有一天，見到「大盤菜」。當時報告者用廣東話，廣東話「盤」、「盆」同音，似乎一聽就知道，反正是一大盆的菜。不過在普通話中，兩字並不同音，意思也有些出入。「盆」是兜起容量較深的形狀，「盤」比較扁平，廣東話通常用「碟」。一大盆與一大碟是不相同的。

又有一天，見到用成語「未雨籌謀」。這又有問題了，「籌謀」是可以通的，說未下雨，先計劃對策。不過，作為運用成語，卻又肯定是錯的，正確的應是「未雨綢繆」。因為這個成語有出處，很古，《詩經·幽風》中就有了「綢繆」，說「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戶戶」，註疏說未下雨先把窗戶關好。雖然「籌謀」與「綢繆」都是預先準備的意思，文字上也通順，但是在這情形下，我喜歡用有出處的成語，沒有必要另外去造一條。不過一般用「籌謀」的似乎更多，因為容易理解，「綢繆」反而可能不明其意。

生活點滴

賣魚的老賀

周末與妻子、孩子去市裡買東西，因為走得太多，回家做飯了，找了一家飯館，坐了下來。這家飯館不大，擺着七、八張桌子，但收拾得很乾淨。我買了三個菜，一個湯，一瓶啤酒，兩碗飯。其中有一個紅燒鯽魚做得真不錯。吃完後，我讓老闆算帳，卻發現老闆少算了二十五塊。我說：「老闆，不對吧，你少算了一份紅燒鯽魚的錢。」老闆說：「這盤鯽魚是我請客，送給你們吃的。」我又說：「那不行，老闆，你這是不本生意，我怎麼能平白無故多吃你的一盤魚呢？」老闆突然笑起來：「怎麼，老弟，真的認不出我來了？」他這一笑，我也突然想起來：「呀，是你，你就是以前經常在菜市場賣魚的老賀？」老賀的臉依然笑得那樣燦爛：「對呀，我就是老賀，你可認出來了。」

老賀以前是個魚販子，天天與愛人在我家前面的菜市場賣魚。老賀賣的魚新鮮，味道好，而且老賀與愛人的服務態度很好，對誰都是一臉的笑容，尤其是老賀，笑得那燦爛。但老賀賣的魚總是缺斤短兩，我買多了老賀的魚，也知道老賀燦爛的笑容下，其實是包藏「好心」的。每次買完魚後，妻子也總是說老賀的份量不夠，讓我說說老賀，老賀的魚不新鮮，也少個二、三兩，但我覺得老賀賣的魚，味道好，況且老賀的臉又笑得那樣燦爛，我在心裡也就原諒了老賀。我還知道，老賀因為超生了一個孩子，被罰了五千塊錢，房子也差點被扒了。夫妻倆帶着三個孩子，三更半夜就要去販魚，要地稅，流民稅，還要防着其他賣魚的商販，賺點錢可是不容易，尤其是大冬天販魚，老賀與愛人的手被凍得一道道血口子，看着就讓人心疼。但老賀不願妻子的嘮叨，也不願去戴老賀的「好心」。老賀的「好心」終於被其他人戳破，別人可不像我這樣沒有「是非」觀念，找老賀吵，罵難聽的話，並找工商管理人員修理老賀，最後是罷買老賀的魚。有一段時間，老賀的魚攤門可羅雀。只有我，不辨「是非」，不識時務，依然義無反顧地買老賀的魚。在我的堅持下，老賀的生意又漸漸好起來。老賀與愛人都很感動，我也趁機旁敲側擊地說說商要誠實，誠實才能做好買賣之類的话。老賀與愛人連連點頭稱是。但我是個連自己都不好的樣子，也從不敢去教育別人的人，見老賀與愛人點頭稱是的樣子，竟惶惶然。老賀與愛人在我那又賣了三年魚後，就再也沒見過他倆。今天，在這種碰見老賀，心裡也挺高興。但我還是不願白吃老賀的一盤紅燒鯽魚。老賀見我這樣，急了：「今天我給你面子，我要罵人了。」一見老賀這樣，我只好作罷。老賀又接着說：「老弟，你不知道，那時別人都不買我的魚，屋裡又太窮，我都真不想過下去了。只有你還一直買我的魚，支持我，我才有活下去的勇氣……」一聽老賀說這沉重的話，我的心又開始惶惶然。老賀嚴肅地看着我，又說道：「老弟，是真的！」然後，他又燦爛地一笑，眼裡還有幾絲淚光……

蕭繼剛

王貞虎

武夷山探朱子



如果說山東曲阜是儒家宗師孔子的根基，那麼福建武夷山便是繼孔子之後集儒家思想大成之朱熹的樂土。武夷山雄偉秀麗的山水是朱子理學孕育、形成與發展的溫床。因為朱子從十四歲到武夷山，到七十一歲辭世，在此從學、著述、授徒、生活五十餘年，確立了朱子學的宏大規模，並完成了影響明清以迄民國儒學甚巨的《四書集注》、《詩集注》等書，朱子因武夷山而為一代宏儒；武夷山因朱子而盛名彰顯。來到武夷山，拜訪朱子就成了最大的心願。知道健行天遊峰的路線裡有朱子講學的武夷精舍，心中頗為雀躍。從天遊峰下來後我與妻就立即到出口不逮的精舍參觀。腳步是輕快的，心情是激動的，因為我就要去拜訪心儀已久的大儒者，沐浴在那宏偉的學術氛圍裡啊。這時夕陽已西下，金色的陽光卻突然耀耀起來。我從書有「武夷書院」解說牌的入口進入，陽光一路跟隨。在前庭裡先看到一座微笑的朱子神采飛揚的雕像，瘦削的朱子是在暢談他的理學或學術吧！八百多年前，一代儒學巨擘在此苦讀成一家之言，與弟子們闢建書院，講學研究，四方文人雲集，武夷山終成學術重鎮，連山水都蘊含着朱子學說源流，令人欽仰。朱子雕像後就是「武夷精舍」的高大牌坊，其後的大門上有康熙手書的「學達性天」匾額，表彰了一代大儒的學術成就。右側的草地上立着朱子與群儒的雕像，夕陽下涼風習習，朱子手持書卷，彷彿仍與諸賢談文論藝。進了門便是朱子講學的遺址，原建築僅有三間，中間正廳為學堂，左右為住宿及休息室。經漫長歲月風霜，精舍建築當然已非舊物，是近年重修的。最特別的是左右廳舍用玻璃護着兩堵牆，根據說明是清康熙年間（一七一一年）修繕的書院土牆遺址，展現書院有近期後人修繕時拍攝的舊書院照片，對照這兩堵牆，不但有古色古香的韻味，還有薪火相傳的作用。思古懷今，當代以經濟掛帥，引導人們心靈方向的學術思想逐漸式微，人們失去穩定自信的舵手，以致人心紛紛動盪，武夷山洋溢的儒風益形重要了。

古典瞬間

有辱斯文的科舉與隱士

科舉考試用角力的方法決定名次，不免讓人覺得斯文掃地。宋朝的科舉內容，按照《登科記》的記載是：「建隆以來，逐科試士皆是一賦、一詩、一論，凡三題。」《玉照新志》說：「殿試用三題，為以先納卷子，無難犯者為魁。」才思敏捷，先交卷子就佔便宜。宋太宗就「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」，所以有個叫李庶幾的人，就「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，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」，以練習提高作文的速度，而「輕薄為文，不求義理」，也就在所難免了。於是，就出現了兩人同時交卷的事情。司馬光的《涑水記聞》就記載：王嗣宗曾與趙昌言並列為狀元，於是宋太祖命他們當場角力，以決勝負！結果是王嗣宗獲勝。不知道司馬光有意，還是錯記？與王嗣宗角力的其實不是趙昌言，而是陳識。《玉照新志》就指出：因為「當年下江南，一時勝捷故」，所以，王嗣宗和陳識那同時交出的卷子題目是《橋樑渡長江》的賦。與趙昌言太平興國四年的及第科考，也不在同一年。

王嗣宗後來去拜訪「終南名士」種放，又遇見了一件發噱的事，此事《宋史》回護說是酒後鬧事，但宋人筆記卻寫得明白：出於禮節，獨身的種放見當一方大員的王嗣宗到訪，就讓晚輩侄們出來拜見，結果種放對王嗣宗的居然「倨受之」表示了不滿！於是王嗣宗對他的抗禮大為惱怒，輕蔑道：你在教那些放牛孩時，我已經狀元及第了！種放則直奔他的痛處去，反諷說：「吾豈與角力兒較曲直耶！」此次忿爭，再一次讓斯文掃地，而且還要讓皇帝出面來擺平兩人此而引發的矛盾！

不過，「文思敏捷」的李庶幾最終枉費了心機，因為有人上言議論了此事，結果，雖然他第一個交了卷，卻被宋太宗「選叱出之」，反而讓「尤苦思慮」的孫何得了狀元！但這只是對遲遲而言，從趙昌國獲得進士及第的事例中可以看出：宋初的科舉考試並不太注重思想性和有沒有真才實學。李庶幾當然也就只好自認悖運了。

《文獻通考》記載：名字和趙昌言只一字之差的趙昌國，因為當時科舉考試中有個不常設的「一日作詩百篇，求應者即試之」的科目，於是趙昌國請考應考了。宋太祖親自出了個二十字的五言四句題：「秋風雪月天，花竹鶴雲煙。詩酒春池雨，山僧道柳泉。」每篇押四個韻。可是一直到了晚上，整整一天，趙昌國「僅成數十首」而已，並且內容也「率無可觀」，但宋太祖還是算他通過了！

學唐朝藏盧用走「終南捷徑」的種放，在狀元王嗣宗面前表現出的過於敏感，與他「貴為帝友，而無科名」的科考失敗也是有關係的。王嗣宗給朝廷上書，說：「種放學識空疏，其才識均無過人之處，專飾巧詐，盜竊虛名。陛下尊禮種放，將他擢為顯官，徵臣恐天下為之竊笑，更加增長薄誇詐偽之風。」諫議大夫杜鎬還在宴會上當面背誦《北山移文》，諷刺他走終南捷徑費盡了心機。《玉照新志》透露：他曾和蘇易簡一起投在盧多遜門下，盧多遜與趙普爭寵失敗後，他倆還一起徒步送他去過海南，回來後才由種英改名種放。同時，他不但跟着陳搏學道，與工部員外郎陳堯叟、兵部尚書張齊賢等高官的關係也十分密切，淳化三年，陝西轉運宋惟幹向朝廷推薦了他，但其母不高興，對他說：「常勸汝勿聚徒講學。身既隱矣，何用文為？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，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。」選「盡取其筆硯焚之，與放轉居窮僻」，但其母死後就不同了。

狀元們可以自誇自己的努力，宋真宗卻要強調自己的造神之力，也好為別人樹立「馬兒既跑，又不吃草」的榜樣，於是種放終於交了好運，又是諫議大夫，又是工部侍郎；一會兒官，一會兒隱，宋真宗登龍圖閣，還特意與之攜手，說：「昔日唐明皇優待李白，御手調羹。今天我攜種放同登龍圖閣，厚賢的禮節，愧愧於前代了。」可惜過了不久，他的劣根性就藏不住了。即便是《宋史》也不得不承認：「然祿賜既優，晚節頗飾節。於長安置良田，歲利甚博，亦有強市者，遂致爭訟，門人屬族倚倚恣橫。」如此，斯文怎能不再掃地！

現在書院裡雖已無琅琅書聲，但陳設的景物卻都環繞着書香：正廳裡的朱子站在孔子像前的講壇，對兩旁的學子誦詩教誨，或學術思想，或為人處世，你也可以坐下來，與聞他的警發。時光彷彿倒回八個多世紀前，那個儒風鼎盛的武夷風華。還有弄堂裡那一通已經漆黑的石碑，鐫刻着書院的滄桑。接着你可以到兩側的展室裡，參觀朱子一生推廣教育所辦的書院，如紫陽書院、興賢書院、考亭書院等簡介或模型；或者是朱子一生功業思想的介紹。從南宋建元四年（一一三〇年）誕生於龍溪起，至慶元六年（一二〇〇年）歸葬於建陽止。一生仕宦九載，立朝四十六年，其餘都在武夷山，以他的儒學與理學風靡天下。可是當我讀到「朱熹晚年遭誘受譴，落職罷祠，並被列為偽學逆黨，貧病交加，晚景十分淒涼」的字句，眼睜睜不覺濕熱起來。一代大儒終抵不過殘酷的政治鬥爭，含恨而終，真是令人浩歎啊！

但時間終究會洗淨他的委屈，武夷山市的五夫鎮裡還有他的故居，興賢書院、朱子巷、紫陽樓；精舍不遠處高聳的水濂洞崖下還有古樸優雅的朱子講學堂；三賢祠，後人奉着他的恩師劉子翬、友人劉甫與朱子像，在這些建築中留有後人對他無盡的、濃濃的思念。更重要的是朱子理學以及《四書集注》《詩集注》等書在中國的學術思想界發耀耀的光芒，成為文人的日月，世世代代遞遞的典範，就像武夷山下的精舍和遺蹟，永遠有無數慕名而來的旅人，徘徊在這裡，像風一樣，在書院前的晚對峰，背後峻拔奇偉的隱屏峰之間迴繞，迴繞。